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

第一回 借龍丹仙人助孝子 起貪念惡吏索神珠

列公聽者，從來說：「神仙們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堅」。可見仙凡二途，原是一個來頭。既有凡人，怎見得沒有凡人修成神仙。列公不信，讓著書人說點證據出來，給大家研究研究如何？自來神仙甚多，而神仙中為世人所共知共聞，人人敬仰的，尤莫如八洞神仙。今人大概簡稱他們為八仙。著書人自幼好道，曾經讀過許多世不輕見的天庭秘笈，海上奇書。肚子中著實收藏了許多神仙故事。怎奈人事太疏了，說將出來，未必動人信仰。還是掀舉八仙得道始末，和種種實事顯跡來談論一下。此等事跡，或為婦孺所詳，或有古蹟可憑。

顯見著書人不是撒謊兒哄人罷！

說那八洞神仙的修真得道。始於何時，經歷多少年代，包含若干情事，正似一部二〇四史，不曉從何說起。經作書人很費了一番苦心，才覓到一個小小端緒。列公們可曾聽得古今傳說，有句什麼二龍治水的故事兒麼？這事說起來平淡無奇，不道經作書人仔細考查的結果，竟和這八仙歷史，有些小小的關係。按著事從跟腳起的規矩，要說八仙之事，竟不能不借重這兩位龍君，作個開場的引子。

原來這兩條龍，一在天之西，一在海之南。當那太古之時，南瞻部洲西方一帶，都是很大的澤國。其地稱為灌口，是玉帝外甥二郎神所封之地，所以稱為灌口二郎。如今四川地方，還有一個縣分，名叫灌縣，就是這個出典了。那時候，二郎神鎮守灌口一帶，時顯靈異。附近水陸居民，無不虔誠奉祀，神廳中香火，不消說，是盛極的了。誰知那水國之中，向來有條老龍，因懼二郎神威，終年不敢出頭，只在海中潛身修煉，得壽萬千年，已成不壞之身。二郎神神通極廣，只消慧目一觀，神機默運，這海底海面之事，沒有一件瞞得他耳目。也因此龍苦修已久，既不敢出來害人，何苦和他作對！所以裝個馬虎，不去理會他。這日也是合當有事，那岸上有個孝子，姓平，名和。

自小來便沒了父親，只剩寡母王氏，守節撫孤，把他養成一個勇健兒郎。偏偏王氏因作工過度，把一雙眼睛都弄瞎了。平和千方百計，求神拜佛的，想要治好母親的眼。可總沒有效果。

不覺大怒道：「我娘這樣好人，為何得此慘報？可見天道是靠不住的！神佛是沒靈感的！」這樣一來，便把一個好好的孝子，激成了一種憤懣躁烈的脾氣。不過王氏病已難治，他兒子如何發急，兀自沒有用處。這平和惱怒多時，也竟無計可施，只有刻苦勤勞，掙了錢鈔，奉養這位慈母。王氏雖然瞎了眼睛，卻得兒子如此孝順，心中也就寬慰了不少。常常聽得兒子怨天尤人那種不平的說話，兀自懇懇切切地訓誡他。平和因此稍知斂跡。每天除了作工養母之外，絕不敢多跑一步路，多說一句話。

王氏益發喜悅，便對平和說道：「兒呀，我雖瞎了雙眼，有你這樣兒子，本來用不著我自己出去賺錢，就沒了眼睛，也害不著什麼！」平和道：「娘休這般說，兒子孝順父母，都是應分之事。像娘一生忠厚貞節，還得這等毛病，那是不應分的！兒子要能上天入地，無論如何，必要查明這個原因。弄些仙藥，治好娘的眼睛，才肯甘休！」王氏只當他是一句孩子話，也便一笑置之。不道平和一面勤力做工，一面仍是到處訪問，可有醫治醫目的法子。

這天因家中柴草已盡，一早入山，砍了些枯枝，背在肩上，慢慢下山回來。行至半山中間，忽見一個道人，相貌清奇，神情飄逸，行動之間，似有一種祥光瑞氣，裹住他的身子。平和料他有些來歷，慌忙丟下柴，上前唱個肥喏，問道：「仙長何來？」那道人笑道：「我不是仙人，只能替人醫治病痛，算個走方的醫生罷了！」平和聽說，心中一動，忙問：「不知仙師可能醫治多年的醫目？」那道人答道：「百病都治，只除瞎子不醫！」平和聽了，不覺啞了一聲，拾起柴枝，架在肩上要走。

道人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怎恁般性急！」平和道：「我家只有一個老娘，我娘身體都好，就只雙目失明，偏你這道人百症皆治，不醫瞎子，分明好像有意和我作對一般，我還和你講什麼來！」道人又笑道：「我雖不醫瞎眼，可知還有一個專醫瞎眼的先生，我不舉薦與你，你卻何處去尋！」平和見說有這等醫生，忙又丟下柴，向道人打躬說道：「小子實因出來久了，怕老娘盼望，所以急於回去。方才言語失檢，道長休怪！道長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既有這等醫生，千乞告訴小子，好去上門請他。

果能醫好我娘，一則是仙長陰功，二則小子必要重謝仙長呢！」道人點首笑道：「你一個窮人，一天到晚，掙錢養娘，還不得寬裕，怎說謝我的話。倒是出家人慈悲為本，這話卻有些道理。

也罷！你我在此相逢，多少有點前緣，貧道也敬你母子節孝，指示你一個去處罷！離這山三〇五里大水之中，有條孽龍，修煉甚久，每天子午二時，一定昂頭水面，吸取日月精華，口中噴出紅珠一粒，光照水面，閃爍晶瑩，乃是他煉成的丹。你可前去伏在水邊，等他噴珠之時，念一句庵哩烘哩烘的咒語，用手一招，此珠必飛至汝手。可急藏回家中，掛之室前，憑你愛甚要甚，只須向珠默祝，都可應念而至。至於你母眼病，只須一觸珠光，便能回覆從前光明，包他一輩子再不眼瞎。」平和已知這位道者必是仙人，聽了這話，拜伏於地。道人笑著扶他起來，說道：「不必多禮，牢記咒語，必可得手！老龍見珠入你手，必來搶奪。彼時有我在暗中幫你，不致誤事。放膽去吧！」說畢，一陣風起，那道人化陣金光，瞬息不見。平和大為驚異，忙又望空叩謝。肩柴而歸，因恐母親膽小，卻不對他說知。候到晚上三鼓向盡，獨自一人，出了後門，如飛趕到道人指示的所在，找了一個蘆葦叢中，把身子蜷伏起來，連呼吸也不敢透，只呆呆的望著水中，直至子時光景。果見一陣紅光，從水底直透水面，驚得那些魚蝦之類，紛紛逃開。那紅光升上水面，有一丈多高，向著月光，一上一下，一高一低的升沉著。同時似有一種白如銀、淡如煙的稀霧，圍住紅光。平和哪有工夫去瞧那水底的龍身，一見紅珠，喜歡得幾乎跳將起來，慌忙鎮定神思，默念一句「庵哩烘哩烘」。一面伸手向紅珠一招。一霎時間，覺那紅光向眼前直飛過來，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了。平和顧不得死活，拼命伸出兩手，想要圍住紅光，探取紅珠不料紅光漸少漸稀，自己手中卻似握住一物，仔細一瞧，不是那粒晶瑩閃爍光芒四射的紅珠是什麼。平和這一喜，更是非同小可，待要起身出來，忽地一陣狂風，向這蘆葦深處卷將過來。一霎時，天昏地暗，月色無光，耳中只聽得轟隆之聲，宛如雷鳴一般，只在平和頂門上盤旋下來，嚇得平和握珠伏地，只叫「仙師救命！」「仙師救命！」猛可裡聽得空中有人喝道：「孽龍不得無禮！聽我法旨，我乃九天縹緲真人，汝修煉多年，不成正果，又念平和孝心格天，特借汝丹，救彼母親，兼立功行，普濟世人。你失丹之後，軀殼不保，生魂可仍在此間，切不可離開一步，三年之後，他應逢災難。彼時魂托汝身，汝倆合身為一，自有一番成果。你和平和各得其所，正是一舉兩得。此時不必相仇！」說罷，風定雷止，依然一輪皎月懸掛太空，照耀得萬頃煙波，光明皎潔。只見紅珠出現之處，水面現出一個老龍頭，望空點了幾點，躲下水去，一點聲形都不見了。平和也慌慌忙忙，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，爬出蘆葦，挾珠歸家。

此時東方發白，紅日高升，他娘正在牀上摸摸索索地披衣起身哩。平和不敢驚動，仍和平日一般，走進他娘房內，剛叫了一聲。他娘忽然把眼睛睜了一睜，道：「孩子，你手中捏的什麼？這般紅紅的，真是好看。」平和見娘已能見物，驚喜已極，卻不及稟明原因，先把紅珠取出，向他娘面前一晃，他娘猛地立起身來，大聲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從哪裡弄來這個寶貝，我一見此物，兩眼大明，竟比年輕時候還來得個爽利明澈咧！」說時，伸手向平和要這珠子。平和忙說：「娘且莫性急，這寶貝可不是這麼玩法，待孩兒想個法子，將他懸掛起來，娘可時時看他，包你一輩子眼目清明，不再會生出病痛來。」他娘依言，跟著平和一同走到中堂，看平和把珠子用線拴好，掛在中間，便有一團紅光照徹內外。從此以後，不但王氏眼病若失，母子倆身體、精神，都覺得分爽快，分快活。而且，這珠子真可稱得上如意珠，無論需要什麼東西，只要對他默默地禱祝一遍，這需要的東西，自然會出現在屋子裡，真是取之不完，用之不盡。家中得此有力扶助，母子倆衣食一切，都用不著憂慮了。

偏這平和性情奇怪，家中雖有此寶，他卻一天不肯偷閒，仍和日常一般勤苦作工，風雨寒暑，概不休息。

一天，王氏對他說道：「兒呀，這如今得天之幸，你我衣食無虧，生活有著，你的年紀不小，也該留心訪尋一位有才貌的姑娘，早早完了婚姻之事，也好叫我了卻一件大願。」平和聽了，答道：「母親慈命，孩兒敬當遵從。怎奈孩兒自蒙仙人賜珠，治癒母親目疾以後，曾許下一個大願，要立下五百功行，才敢講到婚姻之事。如今看看過了一月多了，也曾出入留心，並沒什事可容孩兒施展的，這便怎樣？」王氏見說，猛可醒悟道：「孩兒，那也不難，想仙家至寶，原為濟世之用。我兒既然得之，還該公之於人，不但自己積德，也替那位仙師和老龍爺立些功行。」一句話還沒說完，歡喜得平和直跳起來道：「畢竟是娘的見識高，孩兒怎麼竟想不到！如今孩兒就去做個走方的醫生，凡人有難治之症，只用紅珠一照，包他祛病延年；再有貧苦人家，衣食不敷的，孩兒還可默禱紅珠，把些銀米與他。恁地時，不上一二年，敢則立了千把件好事了。」王氏連說：「很好！我兒見義勇為，不可怠慢！既已想著，即日就去試辦，看行得行不得！」平和笑道：「寶貝是不認人的，既能治母親之病，自然也能治別人的疾；既能照應我娘兒，又能救別人的困苦。」王氏笑道：「恁地時卻不是好！」於是平和也不去做工了，天天挾著紅珠，往來遊行，凡是有病的人，經他把珠光一照，病人得了寶氣，無不痊癒。

先是專替近村之人醫治，後來大家傳說開去，竟有遠道之人，不遠千里前來求治。平和一心濟人，不但不取銀錢，就是送來禮物，不能推辭的，也分送給村中貧困人家；還有些誠實規矩的人，因時運不濟，弄得生活艱窘的，便向紅珠求點銀米送他。如此一來，不消三年工夫，這平和善士的名氣，早鬧得遠近皆知。而且平和性情爽直，從不曉得撒謊欺人。人家問他怎的一旦學得恁般本領，他便說，都是紅珠之力，自己是一點不知道的。再問他何處得此紅珠，他也總不相瞞，老老實實告訴他們。因此便惹動一個人的注意。這人非他，便是灌口地方的官長，姓毛，名虎。聞得自己治下有此異事，便想傳那平和一問，要是果有此寶，當以官長勢力，向他要這珠子。想定主意，就和妻子胡氏商量。胡氏喜道：「若有此寶，可先著他治好我女兒的病，寧可多化些銀子，向他買了來。若是一味用強，恐惹百姓議論。」毛虎依言，打發兩個差人，下鄉來傳平和。平和問起原因，差人說：「本官小姐患癡迷之症，聽說府中有治病的神珠，特請先生揣去，治好小姐之病，自有重報。」平和辭別母親，就要前去。王氏聽到官中相召，不覺皺眉道：「孩兒，這官場之事，不是容易幹的。此去務要小心在意！」平和應聲：「曉得！」跟了差人，回到衙門。

毛虎聽說請到了神珠醫生，心中大悅，親自出來，以禮相待。動問得珠緣由和此珠功效。平和從直稟告過了。毛虎聞言，也還似信非信，便請他進去醫治小姐之病，平和相隨入內。見那小姐面白如紙，目定神迷，分明是妖鬼附身。平和取出紅珠，向他一晃。這珠原是靈物，那些山精野鬼，怎能擋得這等靈光。

但聽「阿呀」一聲，這小姐向後就倒。平和收了靈珠，小姐又蹙然而起，見父母都在一邊，不覺大哭道：「爹娘啊，孩兒好苦也！」毛虎夫妻都喜歡得說不出話來，齊向平和拜謝道：「小女自得此病，已有半年，不省人事，就是家中親人，也不大認識。今蒙先生神物一照，立時清醒。先生真我家恩人也。」平和忙著謙遜。這小姐自言：「春間在後花園玩耍，忽然一陣腥風，觸鼻而暈。以後所作所為，全沒主意，也不曉什麼道理。」平和道：「這不消說，是一種什麼妖精，附小姐身體，來享人間福食。」毛虎把平和請出外廳，酒筵款待。席間，動問平和可肯將此珠出賣。平和笑道：「小民雖得此珠，卻不能算是自己的。將來期限一滿，少不得仍由仙師收回，還給老龍。小民斷然不得擅賣。就是老爺得去，也不能久長，何必多此一舉呢！」毛虎只當他是推托的話，再三懇商。平和究是孩子心性，佛然而起道：「小民得此神珠，先為醫治家母眼症，後來才替別人治病。左右不過藉此立點功德，從來也不曾得過人家一點好處。若是放在老爺府中，老爺哪有閒空時間替人治病，卻不辜負此珠。老爺是大貴之人，穿的、吃的、使的、用的，哪一件兒不遂心。就得此物，亦不過將來珍藏起來，究竟有什麼用處，卻不耽誤了小民行道的功德。似這等損人不利己的事情，我勸老爺少做為是！」毛虎聽了，不覺大動肝火，便命差人將平和捉住，搜出他的珠子，免他妖言惑眾，弄出不軌之事。平和見眾差上前來捉，心中大怒，立刻離席而起，伸起右足，踢翻了一人。又一拳，打倒了一人。眾差發聲喊，各持兵器，一擁而上。

平和恐怕有失，取珠在手，大呼道：「老爺不必動怒！眾位哥，也不必廝打，聽小人一言。」毛虎只當他願意獻珠，忙命眾人且慢動手，看他有什麼話。只見平和從容稟道：「老爺是小的長官，老爺有命，小人怎敢違背！怎奈此珠委實不是小人所能久占。小民若擅獻老爺，將來仙人責備，老龍索取，小民也逃不過一死，還不免負一個監守不慎的罪名？若是依了老爺之意，也不能出得衙門，總是一死，小民寧願死在老爺貴衙之內。死後有知，還能求諒於仙師。老爺不信，請看小民立刻把此珠吞下肚去。小民當然不能活命，就是一時不死，任憑老爺刀斬斧砍，小民不敢有怨言。」說罷，張開口，把顆大如李子、紅如丹霞的紅珠，塞了進去。一仰頸，咽的一聲，滑入腹中。毛虎忙命眾人快搶，卻已來不及了。只見平和顏色大變，面如金紙，眼若銅鈴，向外面直走出去。毛虎不敢攔阻，由他出了衙門。

平和一口氣趕回家中，見了他娘，伏地大哭道：「我那苦命的娘啊，孩兒如今再不能侍奉你了！」王氏大驚問故。平和只說得一句：「紅珠已入腹內！」王氏不等他說完，已嚇得面如土色。匆忙之中，不擇言語，只說：「怎麼好，珠是龍丹，丹入兒腹，是要變龍的呀！」一語未完，猛地狂風大起，烏雲四合。

王氏只覺眼前金光萬道，神眩目迷，半空中似有龍鳴之聲。定睛一望，果見一條金龍，蜿蜒上下。再瞧平和，已不知哪裡去了。不知平和化龍以後，有何怪事，卻看下回分解。